



微短剧·小小说专版

责编/范亚湘
 主编/吴志立
 校读/李乐

太鸡贼了，肉每次都被吃光，却连它的影子也没逮着。

仍不死心。堂客打电话给在动物园工作的同学，学到了一个电石巧捕法：先找好黄鼠狼经常出入鸡窝的破洞口，往里边扔进一块电石，洞外边设置一个铁丝兜，再往洞里倒一两瓢水，电石见水就冒烟，呛得“大仙”直往外钻。同学说，这办法简单有效，可捕捉到完整无缺的黄鼠狼。

我们依计而行。当天凌晨一点整，“咣——”一声巨响，铁丝兜里东西在拼命撕咬。我立马冲出去，光伏手电筒一照，一团棕黄在里面撞得牙咯吱响，绿眼珠子全是“老子不服”。

我仔细打量一番：这家伙算上尾巴不到半米，左腿歪着，毛一绺一绺滴水。尽管被困，它毫无怯意，脖子梗着，前爪扒着铁丝，喉咙里发出低吼声。

堂客蹲下来，隔着笼子看半天。她忽然起身去厨房，拿了个小碗，倒了半碗清水放进笼子边角。黄鼠狼警惕地往后缩，眼睛一直盯着碗。

堂客慢悠悠吐出一句：“放了吧，这里也许本来就是它的家。”

“放它，鸡不白死了？”

“杀了它，四喜它们也回不来。”她声音不大，有点低沉，双眼一直盯着笼子，“你看它腿，说不定以前也被什么夹过。”

我拗不过。天蒙蒙亮，开车进山。溪水边，笼门打开，它一瘸一拐，在笼子边停了一下，回头瞄了瞄二十多米外的我们，便倏地消失在草丛深处……

捉放“狼”

王熹璐

几点暗红血。这次丢失的是六顺。

堂客跟过来察看地上的血迹，顺手找了根树枝拔拉鸡毛，好半天才扔出一句：“肯定是它！得加固铁丝网。”

自此，正式进入“临战”状态。我重新把网加粗加密，还在鸡圈挂上一圈七色彩灯，整夜闪烁。我建议买只大鹅当“保安”，她思忖片刻，立马否了：“鹅太凶，会咬鸡宝宝的。”

接下来，总算安生了一段日子。有天半夜子时，我听见“吱啦啦”怪笑声音，感觉有人掐着嗓子学驴叫。

擦窗帘一看，好家伙！它正顶我头天晚上未能完全缝补好的网线，寻找漏洞。它蹲踞在菜地里，朝鸡窝方向侧着头，像是在听里头的动静。或许察觉到了我的气息，它身子一矮，蹦跶三五下，往院外一钻瞬间没影了。

堂客第二天听完，老半天丢下一句：“这家伙，古灵精怪，还会来。”

果然，三丫跟着失踪了，只剩院墙根一撮棕毛、几枚小脚印。

鸡只剩了三只，全没了往日的精气神。堂客把菜叶一扔：“不活捉此贼，我咽不下这口气！”

我吓一大跳。平日常，她连老鼠都怕，居然嚷嚷着要活捉黄大仙？

她上网下单铁笼，快递隔日达。鸡胸肉、生鸡蛋轮番当诱饵，“大仙”

堂客在城里活了半辈子，连活鸡都没摸过几次。临近退休，她突发奇想：“撒郊区去，我想养土鸡，鸡蛋营养价值高。”

我原以为她心血来潮，没想她真在那栋房子的菜园角落，搭起了一个小小的窝。买了六只贵妃鸡，它们头顶小凤冠，走路一扭一扭。她给鸡起名：大白、二花、三丫、四喜、五福、六顺，每天上班前不忘叮嘱：“记得喂宝宝！”下班回来先奔鸡窝，抓把菜叶或谷子，蹲那儿能看半小时，笑得跟小孩子似的。

头两个月，鸡特给力，一天摸回三五个小蛋，白白的，不大。堂客宝贝得不行，蒸蛋、甜酒冲蛋，吃不完就送邻居送同事：“自家贵妃鸡下的，蛮补的！”

冬日清晨，雾茫茫。我溜达进菜园，格外安静。捱往日，这帮家伙只要听到脚步声，早就围拢过来咕咕咯咯叫个不停，今天集体失声，莫不是出了什么幺蛾子？我凑近了又数，四喜没了！门没开，它就这么人间蒸发了。

听闻我失色惊呼，堂客煎蛋煎到一半，立即关火冲了出来。她把白菜、芥菜、堆肥箱全找了个遍，无果。

“会不会是……黄大仙？”

“什么大仙？”我一脸懵。

“黄鼠狼呗！前几天，清洁工王阿姨跟我说在隔壁小区撞见过，棕黄色一条，贼机灵的，被人撞见时‘嗖’一声就钻进树林了。”

隔天天刚亮，鸡窝里一阵惊悚的骚动。我穿着睡衣冲了出去，只见铁丝网被撕出拳头大的洞，地上一撮黑白羽、



野鸭

曾利华

天还没有完全黑，但暮色已从四周漫了过来。刘三加快了脚步，往冬泳基地走。刘三不想在黑暗中下水游泳——虽然今天可能无法避免。

冬天的河水尤为清澈，倘若是在阳光明媚的白天，戴着泳镜的刘三，还经常看到水中游来游去的鱼儿。刘三识鱼，那些鱼中，有鲤鱼、鲫鱼、草鱼、黑鱼，还有大白条、黄骨鱼。

作为环保志愿者，刘三十分欣慰，这些年大力开展生态环境整治，河流十年禁渔，严惩排污等违法行为，水质大为改善，水中的鱼虾，以看得见的速度增多，水面上还时常可以看到成群的野鸭自由游弋。

时值深冬，水温仍然较高，这让刘三十分满意。刘三系上游泳保护装备“跟屁虫”，像一尾自由自在的鱼儿，不紧不慢无牵无挂悠然地逆水而上。这一游，居然让刘三忘了返回。待到河面上摇曳着细碎的灯光时，刘三才发现，河岸的居民，已经三三两两亮起了灯。而天，也已然黑了下来。刘三停下来，回头一望，心里蓦然一惊，不知不觉中，自己游离冬泳基地已经很远远了！

巨大的恐惧像黑夜一样，将刘三裹得严严实实！

刘三掉转头，奋力向冬泳基地回游，却突然间发现，四肢已用不上力。

刘三抱着“跟屁虫”，后悔万分！就在刘三绝望时，刘三发现河水倒映的朦胧灯光，映照不远处一只小小的水鸭。

那只野鸭，脑袋一晃一晃，正慢悠悠地向前游。

刘三就像一艘迷航的小船，突然间找到了航向，内心也陡然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刘三跟在野鸭后面，终于慢慢地游回了岸边。而那野鸭，在夜色中游向了河水深处……

杨杉 供图

“蒿哥，啥粉咯。”我所在小城的居民，总爱把吃说话。矮哥粉馆清早一营业，客人和嗦粉声同时灌进了门。

“噎圆的？还是扁的？盖何样子浇头？”馆主蒿素亮微微屈身，含笑相迎。

“老样范吵。”

主、客之间的问与答，如同一家人说话。

矮哥粉馆选取当年优质早籼米与纯净饮水，每道工序有板有眼，全套配料原色原味。待盖好麻辣牛肉或三鲜浇头的米粉端上桌，热辣香气便裹住了食客的鼻嘴眼，他们端着碗边，先喝两口鲜汤，滋舌润喉垫个底，再将粉条有节奏地嚼进嘴里，发出“溜溜溜溜”声响。客人满座时，嗦粉声几乎盖住《爱的奉献》的旋律。米粉绵软，加上浇头可口，经食客三嚼两嚼，坐滑梯一般直奔胃肠，留下鲜香回味。有些客人放下筷子前，还敲打两下碗边，算是代替掌声回报馆主：咱啥得舒服。

我初见蒿素亮是在30年前。那时他刚20岁，随他父亲接过第一代馆主也就是他爷爷的摊子。前些年他父亲回家休养了，就由他独自打理。

蒿素亮进入50岁后，客人对他的称呼，就由“蒿哥”变成“蒿叔”

“蒿爹”，但老客人仍习惯叫“蒿哥”，有人甚至喊成“爱哥”，他浅浅一笑，算是认同。在外打拼的本地人回小城后，忘不了来这里嗦一碗粉，说是寻找家乡氛围。只是我好多年没弄明白，前两代馆主和蒿素亮一样，身量都不矮，粉馆怎么命名“矮哥”？直到有次和蒿素亮微信闲聊，他才告诉我：爷爷交班时交下一句话：“接待任何客人都要放低身子。”这或许就能解释通了。

有客人劝蒿素亮玩一点时尚的，如用“这一碗，谁不馋”“翻越3000里，只为来会你”，做大营销广告。也有朋友为他支招：把粉馆改名“爱客轩”，还可发展连锁店。蒿哥一律拱手谢辞，或回敬“人家1000米外都懒得来”，或反问“你敢娶几个老婆么”？弄得对方哭笑不得。

四周包围矮哥粉馆的，有杭州小笼包、山西刀削面、川大嬢粉店等7家。有人见蒿素亮上午9点卖完100碗就关门了，便问怎么不多卖几碗？他竟然用一首儿歌回复：“一人噎，烂肚肠；百人尝，百口香。”随后补上一句：“我爷爷和父亲立有规矩，要给同行尤其是外来同行留点饭噎。”凭着这份口碑，他位居小城小餐饮前列。我经常听到，看到他的名字，出现在帮困助学的活动现场，出现在个体私营协会的表彰大会，自然也挂在小城居民嘴上。

来矮哥粉馆的常客中，有位叫老粟的汉子，50来岁，负责这条街的环境卫生。有人不喊他老粟而直呼“西米”，老粟不管对方是调侃还是嘲弄，总慈厚地搭上笑脸：“我就是世上的一粒粟，随你们怎么喊，有蒿哥叫‘粟师傅’，我知足了。”每天早晨7点，老粟准时来到矮哥粉馆附近，将负责的街面清扫后，就进馆喊上一碗粉，还说：“蒿哥的粉嚼得有味。”这“嚼”的叫法，是他从以前打工的大城市带回来的，人们觉得这词儿形象有趣，就传开了。我与老粟同乘吃过两次粉，获知他妻子患有慢性疾病，小儿子还在读大四，自己趁农闲来小城务了这份工，租住在城西社区。

最近一周我因事外出，这天中午，经过矮哥粉馆——这个时间点自然是关门了，听到几个路人在议论：“蒿哥是变相做广告吧？”“也没人要查他的碗数。”其中有个是我过去同事，她说：“还不是老粟引起的？”我急忙打听怎么回事，她要我去看粉馆门口贴的告示。

只见告示上写着：即日起，本馆由每天卖出100碗，暂时改为卖99碗。何时恢复常态，会及时相告，敬请客人体谅。X月X日。

这与老粟有关吗？经同事提示，我用手机搜索城西社区微信公众号，看到一条热点信息：老粟前几天扫街时，右腿被一辆闯红灯的电动三轮车撞伤，经医院治疗后，躺在家里休养；每天早晨8时，矮哥粉馆老板蒿素亮就派助手，送来一碗老粟离不开的米粉。信息结尾，还附有四句打油诗：老粟因伤难出行，蒿哥米粉送上门。人人都有危困时，留下一碗盛爱心。

“他几时能恢复一百碗呢？”不知同事在问谁。我抬眼望向矮哥粉馆对面，那有家老字号照相馆，门额滚动屏幕上有一行字，牵直了我的视线，那字是：你素颜的样子才好看。

“素颜”

朱能毅

吴志立 插图

一个追拍马拉松的人

邓建华

过大年的时候，白杨没回来。他说忙，追着一拨运动员，在南方城市拍照。清明时节，白杨没回来。他说很忙，一拨运动员拉着他，在北方原野拍照。

重阳节那天，白杨没回来。他说特别忙，他正和一拨运动员，去往西部高原，依然是拍照。

悬在屋顶的星星密了，稀了，散了。吊在梁上的两串腊肉红了，黄了，黑了。

藏在床脚边的一壶老酒香了，浑了，淡了。

白杨没回来。没回来。还是没有回来。

有福只有一个孩子，他叫白杨。白杨只有一个老爹，他叫有福。白杨和有福只有一栋土砖房子，在远离村庄的半山腰。当年选这个半山腰是因为老伴喜欢，但老伴没住几年就走了。因为癌症，没有给她太多在山里世界逗留的机会。当年选这个半山腰还因为白杨喜欢，但白杨长大了就走了。因为爱好拍照，给了他太多的在外世界逗留的机会。

山里的夜压下来很重，让所有的生命喘不过气来。

一只丑陋的母猫都不愿意陪了，在有福的睡梦里，和一只野猫毅然决然私奔了。有福不计较母猫的绝情。有福有一个不错的儿子。

有福始终记得他的儿子叫白杨。

有福的儿子叫白杨。

儿子叫白杨。

叫白杨。

白杨。

白。

杨。

有福把脚尖都踮痛了。

有福把老伴的坟头的杂草都坐灭了。

有福把祖宗牌位上的油漆都给摸光了。

白杨没回来。没回来。还是没有回来。

有福把山里的马尾松砍了。

有福把两头黄牛卖了。

有福铲平了一条通往松坡的土路。

有福用卖牛的钱买了一匹马，做了一辆马车。

白杨没回来。没回来。还是没有回来。

有福用马车将马尾松运下山。有福微薄的力气被一匹血气方刚的小公马鄙视。小马耀武扬威，马车翻到了山坎。

有福是有福的，老队长刚好路过，救起了他。

有福是有福的，他在昏迷的时候还知道他的儿子叫白杨，还知道他的儿子在拍照，还知道他儿子的手机号码。

白杨终于回了。

老队长说，他迷迷糊糊时，一直在念，他的儿子叫白杨，他的儿子在拍照，他的儿子有一个很好记的手机号码。

白杨抱住有福，苦苦喊道，爹啊我回了，我拍照能够赚到钱啊谁让你干这粗活？

老队长说，他昨天突然清醒一会儿，他就给我说了，说他砍了一山的马尾松，他有了马车，他也可以马拉松了，儿子那么喜欢拍马拉松，他想要儿子回来拍他的马拉松，他怕儿子在外拍马拉松太累。

白杨把脖子上的相机取下来，摔了。他哭得地动山摇，爹啊我是你的儿子白杨啊我回了你怎么走了呢，我做马，我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都给你做马，给你拉马尾松好吗好吗好吗？

有福是有福的。他好像，有了笑。

微短剧·小小说征稿小启

我们正在寻找天生具备“镜头感”的小小说——

它可能发生在碗粉的热气之后，一条老街的转角之处，或是一个欲言又止的夜晚。

我们相信，最好的故事不仅值得被阅读，更值得被看见、被聆听、被传播。我们寻找自

带镜头感的故事，让文字跃入屏幕。

特别需要反映市井烟火、都市奇想、青春共鸣、时空折叠的小小说，开局即高光、结构适配短剧（3至5分钟节奏）、人设标签化、对话有留白。优质作品将获专业开发支持及跨界创作指导。

投稿邮箱：402754154@qq.com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

FU QIANG

民主

MIN ZHU

文明

WEN MING

和谐

HE XIE

自由

ZI YOU

平等

PING DENG

公正

GONG ZHENG

法治

FA ZHI

爱国

AI GUO

敬业

JING YE

诚信

CHENG XIN

友善

YOU SHAN